

家乡，在我心里起浮

■方向玲(广州市作协会员)



总是远行，总是回首故舍
总是回首，总是远行天涯
早晨，朋友经过我身边打招呼：嗨，
回来啦！是啊，我回来了。
半个月时间的确不长，可这半个月
是浓缩的半个月，亲情、友情、温情，还有
一些无法表述的心情都凝聚在这，似一
幅画，色彩缤纷的家乡画。画布上开着一
朵朵小花，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闪烁在光

阴里，闪烁在茫茫岁月深处。

记得回家前，在今年回与不回的问
题上辗转了很长时间。回，要计算假期，
要有大把的银子撒在路上。不回，又满
心惦念。再次踏上回家的旅程，走之前依
然要做一系列准备，零零散散的。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工作上的，在准备的过程
中一天天向家的方向靠近。

“家”是个温暖的名字，不管离开多

久，走出多远，迟暮或白头，家始终是我
手掌里的温柔。这些年，随着父母年纪的
渐长，对家的牵挂越来越密集，感觉自己
变得开始怀旧了。对曾经的旧时旧景，经
过的街，走过的路甚至巷子里那棵大杨
树都充满感念。

亲人朋友，就仿若路边一朵朵散发着
清香味的小花，开在我回家必经的路上，
愉悦着我奔赴的心情。家乡因为有了
他们而盈盈满怀，充满生机，每每想起
时，家乡就会随着我的呼吸起浮。

家乡这片热土因为有你们而精彩纷
呈，我相信，人生的每一次邂逅都是修来的
奇缘，不管是一生，还是十秒。其实我们都是
旅人，行色匆匆，我们相遇在岁月的荒
野。微笑，相拥，道别，然后继续前行。

家乡有很多条小河，日夜不停流淌着，
我没办法一一趟过。没有人告诉我一条河内心藏
着多少的秘密，我不知道一条小河内心的花样年华。
沿途我掠过一个个村庄、小镇，树木葱葱麦苗青青，每
一次对望，我都能看见你们的身影，感受
到家乡人的情怀。

晚上，我常会一个人在小区的院子
里独坐很久，仰望满天繁星，偌大的天空
仿如一块墨蓝色的大布缀满亮晶晶的钻
石，罩住小小的我。

我看北斗七星、看牛郎织女星、看银河，想他们的故事。
那些星星也眨着深邃

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但谁又能读懂谁
的喜怒哀乐呢？

每天都查日历，计算着我回来的日
期，算一算我到底还能在家住几个晚上。
而这让我不太敢出门，因为出去，就会遇
见亲人朋友，接着就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来约我出去，我不忍心冷落妈妈，只好在心里默默说：这次时间短，下
次吧，下次一定！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看看
他们呢。

漫漫夜色，淡淡而来，窗外的路灯散
着柔柔的光，空气很静，我也很静。

这样的夜晚是适合怀念的：有机场
相见时的惊喜，有你们匆匆离去的背影，
有我无言的相送。有梅子电话里的声音，
有千里之外的眺望，有松花江边的漫步，
有一桌子温暖的笑容，有中央大街的夜，
有冷饮厅里的闲情。

这样的夜晚也适合遗忘的，因为太
过短暂，许多心事措手不及，来不及忘却，
来不及畅想记住那些温馨而明亮的
细节！记住花开的芬芳，记住青青的草
色，记住脚步下的细沙，记住草尖上的家
乡，记住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记着的温暖。

别惊碎我，惊碎我油然而起的乡情！
请别询问我，让泪滋润我的眼睛！我只想
捧一盏甘茗，将各种滋味反复印证；我只
想等蓦然回首，重来昔日，如翻飞蝶翼，
栩栩如生。

在变化的时代中回溯不变

■肖韵蕙(新快报记者)

“不恰辣子还有什么味咯(不吃辣椒
还有什么意思)”。回到家乡的当晚，我跑
去买两块麻辣豆腐吃，老板娘对吃烧烤的
人笑着呛道。这家烧烤摊我吃了好多年，它总
在夜里冒着热气，夹带着辣味的家乡话。不仅
是它，家乡还有很多摊店，星星点点地在时间的
长河里坚守着，和老家一样成了我心里固定的坐标。

从沪昆线往西，就到了我的家乡湖南新化，
点缀在湘中大地上的梅山文化和蚩尤故里之
乡。这里有湖南人辣得劲味的食物，也有山里洞
里的原始与自然。写《警世钟》的陈天华和抗美援朝中救落水
儿童的罗盛教从这里走来，全国数不清的文印店从这里生发。

熟悉的美食坚守点

更新的文印探索线

每逢假期回家，我都会去向东街吃
一碗牛肉粉。这里的红汤牛肉粉曾经上
过《舌尖上的中国》，而它所处的向东老
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曾经是通往外界的
码头的必经之路，如今成了游子重归故
里的必来点。10月的家乡已冷，老房子
错落有致的棱角悬在屋檐上。煮粉的炉
子都统一在街旁，热气呼啦呼啦地往
上面同一个方向蹭，刚出炉的杯子糕、马令
王、铲子耙一一摆在盘子里。吃一口撒着
葱花的牛肉粉，拌一口榨菜，和家人好友
随意聊聊，家乡的熟悉感迎面而来。

在变化万千的大城市，不时会见到
常吃的店面关门。但在家乡总会有几家
固定的摊位，一小的卤粉、老汽车站对面

的小笼包……它们从小学开始一直伴随
着我，有的店面还是那位奶奶，多少年都不
涨价，见了面还聊两句，有的店面已经
换成店主的儿子经营了，但味道依旧没变。

除了有带给同乡人或者游客以味蕾
熟悉感的部分，面向更广的全国，新化也
探索出了它的文印产业。在外的文印店
里，都会听到那一口熟悉的新化话。新化
洋溪有着“全国文印之乡”的美誉。据新
化政府网今年7月的数据，新化已经有
20万余文印人，在全国600多个城市拥
有6万余家文印店，占据全国文印市场
份额的70%。这次去高铁站的路上经过
洋溪，也看到洋溪街上建起了一栋栋高
楼，就像县城里一样。

同根的亲切 本源的初心

走在向东街的青石板上，我被路旁
一家“上海红”家风家教学堂吸引，没想
到家乡近年来也出现了这样的公共文化
空间。听肖宝田爷爷说，肖家一大家子有
50多人，有劳动模范，也有国庆60周年
阅兵式队员，他们大部分都一起住在后
院的五层楼房子里。“过年的时候支一大
口锅做50多人的饭菜，摆几张大桌子在
大堂里一起吃饭，大家庭里六个妯娌在一
起生活也基本不吵架。”肖爷爷的语气中
带着淳朴。

“我们兄弟几个感情很好，当年四弟
作为知青来到新化旁边的乡村，脚受
伤了，差点残废，几个兄弟走了两天两夜
把他背回县城治疗。”肖爷爷说，自己是



老大，五弟曾参加对外自卫反击战，在战
场上被子弹打中右臂。四弟跨省去探望，
两人重逢在昆明医院里。后来五弟又重
回战场。

那个上午，我在学堂里听着肖家人的
故事，想起我的爷爷，他做过村支书、
人大代表；想起我的外公，他当过团政
委，参加过对外自卫反击战，回乡后做过
机械厂长，和很多家乡人一样为家乡奉
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
乡的亲切感和温情，让我看到闪烁在时
间长河里的许多美好品质。它随着时代

一代一代传承，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后
来我知道，这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在讲堂
里开讲。

曾经有一段时间，每次从外面回来，
我都不太适应家乡人们在街上大声喧
哗、突然刺耳的汽笛声和一下雨就泥泞
的道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和自己
属于家乡的那一部分“和解”。家乡人不
拘一格，在有限的地方因地制宜，尽情表
达着自己。就像那个街边架一个煤炉子
就开始炸饼的老大爷，这种尽兴感也成
了我成长中不变的一部分。